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策別并序例

課百官

臣聞為治者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皆當今之所宜先而為治之大要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列而論之蓋其摠有四其別有十七所謂其摠四者一曰安萬民二曰厚貨財三曰訓兵旅此之謂其摠有四也所謂其別十七者一曰課百官所謂課百官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曰厲法禁二曰抑僥倖三曰決壅蔽四曰專任使五曰無責難六曰無沮善者是也二曰安萬民所謂安萬民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曰敦教化二曰勸親睦三曰均戶口四曰較稅賦五曰較戰守六曰去姦民者是也三曰厚貨財所謂厚貨財者其別又有二焉一曰省費用二曰定軍制者是也四曰訓兵旅所謂訓兵旅者其別又有二焉一曰蓄材用二曰練軍實三曰倡敢勇者是也別而言之十有七焉故謂之策別

厲法禁 論行法當自大臣始

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向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于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誣南獄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于貶矣木索受公筆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

方今法令
多繁而大
吏不至
畏

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鑕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木索公筆哉 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于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堤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矣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于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

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無入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鄉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數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抑僥倖

論改官不可專任一定之法當使大臣參考其才器

優劣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博爵賞愛名器而豐饗者以為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以來更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二人共

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同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為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亦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奉官之數且彼有勉彊而已資考既足而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人太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

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開于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率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為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官得以訪聞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如其果不可以為姦也

決壅蔽

論壅蔽之患在於事繁而官不勤

所責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无訴訴而必見察不能无謁謁而必見自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

三意

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率天下之毫之爭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率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夫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壅而不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

相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率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隼川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訢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干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

主意
發盡

事莫如
省任人

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具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正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率矣天子求治之勤過子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具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專任使 論京兆府大司農二者其任不同不久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夫則不如庸人之父且便也自漢至命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功出於旬間此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 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富有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親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

下所非

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為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孝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敏尔滋而姦不可止為治者益以苟且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大為京兆若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隨管筆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廷持詞而求訴者有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為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言賦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為姦而不可惟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率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无過此二者臣竊以為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

務盡
至意

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文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其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翦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苟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為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迁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既久而不迁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無責難

論重職司守令之滿以懲率官之非

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為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天下如也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

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我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也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奉之又必其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守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彊為善以求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湯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力不可以不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負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為牧人欤夫為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况

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奉奉者比其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十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苟求免耳為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已乎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奉官以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奉官與所奉之罪均縱又加之奉官亦无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无容足之地又何必於奉官為難之

无沮善

論用人絕之則不可用用之則不可絕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无窮之心力行不倦而无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比肩得踴躍自奮拔爰而來惟其才之

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不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夫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分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无所望而為善无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无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无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生主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无必得之由亦无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彊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

天下有用
人而絕之
者三

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人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立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无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幸而陷於中途窮而无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戕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必有以少假之也入貴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迂亦將遂其一時之欲无所不至夫此誠不可迂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策別

安萬民

敦教化論欲民知信莫若務實其言欲民知義莫若務去其貪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坦悅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其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言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

文而益踰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一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所論皆其名一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後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登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偃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鍾鼓管磬若希夷擘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忌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

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藉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且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准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勸親睦 論欲民親睦莫若復小宗之法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書厚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忌相調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

百世不
宗

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欣慰之心而為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俗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天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巨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五世則
宗

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正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父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

禮記卷之

以世之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寇昏不相告死不相走而無知之民遂至
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
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道於迂闊而行之暮月則望其有益故
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
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均戶口 論開一利則斯民可均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
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
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
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
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
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為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陸麓川澤溝
澗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夫一為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
而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
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

三代之制

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
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
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
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
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彊者聚為盜賊地
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
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矣民之為農者莫不重迂其
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伎藝
無事樹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
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
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懼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自刑
罰薄稅斂輕力役以懷適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
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取於其所重之地以
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

一弊

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今

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萌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使二千石皆徙諸陵為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為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廬廡之實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良貨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大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有之漸也

較賦役 論欲賦役之均在知其地所直之多寡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墾南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

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為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忘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為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為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為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為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墾南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墾南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計免其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以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天抵清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為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為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眾則其不幸而及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之法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者豈其歲

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為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具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又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計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教戰守 論今日之患民不知兵宜教以兵法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

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言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廢足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東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之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言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上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六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押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

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大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扭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疆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顧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

有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无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之誅无赦誅無之姦則鄉之人悅誅一国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暴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亦豈美之憂不与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彊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无權臣外无彊諸侯而萬世之後其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策別

厚貨財

省費用 去無益之費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无財方此之時關市无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肉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量孳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

廣取給用
不如節用
廉取之也
易

一力世之計

一時之計

不終月之計

不食乎今天下汲二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喘三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万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无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无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而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无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難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閑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推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及用矣譬言之於人其少壯之時

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无疾以至於壽考今禾五六十年而衰老之候具見而无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无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无損存之甚難而无益者矣臣不能及知請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无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三而赦三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与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太子有七朝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万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奉而其患莫不且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碩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及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亥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鬻取也又

後及意

便一人焉為之既長既長立而為益靡人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无益之費不為不多矣大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无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定軍制

士兵可以漸訓禁兵可以漸省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三不得息肩而无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无事而食則不可使聚三則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其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无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无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遇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干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則力耕而積穀不准以自贍養而又有

漢唐之制

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元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方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无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及取以歸于京師晏然无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 太祖 太宗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藉其強去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小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三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矣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三來者繁二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无以異於數十方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

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成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蓋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嗥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君至于海隅无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至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与近歲良州之乱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无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味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常以抗衡于上國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士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无所復用如此則内无屯聚餉給之費而外无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訓兵旅

蓄財用

先之以无益之虛名較之以可見之實一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牧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欤抑為城郭不足守牧廩食不足給欤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无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魃魍之所蟠腥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无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无才然以區區之二虜卒數州之眾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執未嘗少挫則是其心无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无憂而天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无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擊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亦虫夷无所畏内之朝廷无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无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二

奔先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无以欺其上此无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卒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具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卒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受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賢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无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无益故兵祿之日卒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卒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卒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為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為賈觀之以為剛而无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能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不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練軍實

使民得更代為兵兵得復還為民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无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弱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彊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彊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

復世兵氏
既分始有
老弱之卒

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成漢馮驩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
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
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
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其妻
子屋產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
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工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
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
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疆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
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
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
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
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
之多耶其弊者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
就戮故有以百萬之眾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
餌委之喉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

樂書

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與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
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眾舉籍
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
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
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
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
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故限以十年而
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
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
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募者必眾如此縣官
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
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
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法賊盜攻之而
不能禦示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
則天下之知兵者眾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

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倡勇敢

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毫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滿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近若蓮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揆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則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

莫先乎倡

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身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也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一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之人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无厭之求不受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无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无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

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焉莫肯尽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倡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策斷

策斷上 論二虜之患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脩明食足而兵彊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與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彊福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詞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絡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

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為之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名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无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几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无疆弱有小國弱

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莖彈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未亡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疆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趨之諸侯相顧而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竇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与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要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

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且所以爭先而處疆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无憂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之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惡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罷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々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中論制御西戎七畧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一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魯與曹戰則天下莫不以為曹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曹者大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疆弱之勢將有所及大國之人譬言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无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无所措

主意

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也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可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持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之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与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中之一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何西之戎卒推惠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出被兵焉則眾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欵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下論北狄之勢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无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无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无文書符傳之繁系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无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无愛漢物所得縉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漣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无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

而謹守之築為城郭漸為溝池大倉廩示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
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
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无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
與胡本不能相犯推其不然是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
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无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
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
中國之法豈能及如中國哉苟不能及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
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
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史出
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无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疆黃池之
會疆自冠帶吳人不勝其敵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疆者乃其所以亡
也何者以亦蠻夷之資具而貪具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
匈奴鮮卑氏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
海符堅石勒慕容皝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資其後其疆者
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

固安於法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若其無法
君臣相矣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及然常若寄居
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
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朝社宮闕之壯而
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切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
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卒之法都邑郡縣
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
貪得而志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
之性而外澤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
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昆日不復亦虫夷之心以為而可
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垂天
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元皆以尊想之間而
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被契丹者有可乘
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
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詭辱及於公卿

輒扑行於殿陛實爲將相而不免因徒之恥宜其有晚噴對君而思
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言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踈其君
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 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各於圖史者往往
而是自 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鄉音應死有遠之皆欲洗濯磨淬
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
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師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无
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
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
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唯妾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君厚府
廩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
必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
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
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
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
不備心也氣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

不備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
家言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十七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講明水李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為患縣々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于河之濡者三晉為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為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為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坊交與而故道旋失然聖人之迹尚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々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及蓋陸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嘗見舟而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 當今莫若訪之海濱之老民而與天下之水李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无一人能與水利者其李亡也禹貢之說非不詳矣然而而下

承先高而後氏下

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觀見
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揚而
西訖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泝水伊洛灋澗之屬亦從而
治濬畎澮導九川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充州作十三載而囑
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
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
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
河之側无居民棄其地以為水委今也堤之而盧民其上所謂愛尺寸
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脩廢官奉逸民 原孔子之意

古者民羣而歸君 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其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
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見不得
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言其官雖多
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号為中興而重黎之後失
其守而為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

大夫而賢者死以進孔子慨然而歎欲脩廢官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
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
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々增置歷世必龍襲以至於今遂為大備愚恐冗
局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寔亡者多矣司
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羸尚書令不問以百官之殿最此豈非王躰之重
欵 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為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
羣進於有司然所以待之々禮未及故潔廉難合之士尚未及出今優其
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崑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
簿書更事也而剛毅許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
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
不脩之宮逸而不奉之民今 明策丁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
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論魯之僭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
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

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无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眾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魯之无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駉牝三千美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為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為七万五千人而有羨卒處其半焉故三万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万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耗於二虜

一旦流而入於胷腑則愚恐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縻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婪漸不可啓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宝元以來賦歛日繁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 先皇帝震怒率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兵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与今无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 天子恭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无敢踰僭而二虜者寔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搤腕而太息也且夫率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内外莫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无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惟上之人寔圖之

閔隴游民私鑄錢与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在上之過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无不義之食也其器无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

治兵之費
愈於无已
之賂

愁之弊

有卒之怨

義无由也後之世賦取无度貨弊无法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无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治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為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死而惡生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徇之然猶相繼而赴於市者飢寒驅其中而无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於窮乏而无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為盜賊无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且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為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回之事而求之无知之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策問

孔子贊易有申爻辭而无損益者

易非為
爻辭有指
之文論

問易之為書要以不可為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書而无文後世聖人始為之辭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為仁或為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無久遠則孝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為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縱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為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辭約竊嘗深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者甚眾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上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諸君論之

王弼引論語之文以解易當否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為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為常則天下之感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為喪欲速復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為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掃自既

盟而往者吾不必觀之易曰勸盛而不薦言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
而不食易曰以祀匏瓜有頃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有
得而同故王弼之於易可以為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為訓使
者不得不感亦不可不辯

韓子論荀揚荀知幾六子班固論子長范曄論班固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反則已苛二者
皆非所謂善者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
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
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知幾六子之蔽而荀揚之
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為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
固也以為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
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
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漢之禍凡六變

問人主莫不教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

變之
亂云出
於其不
夏

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
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
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
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
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
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无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
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
侯王既已无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
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玉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監七國之
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尽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
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尽去矣及其衰也官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
起士大夫相与搯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官官而解黨錮則
天下猶可以无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官官既誅无遺類而共
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
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与抑將

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欤其亦可以理推
力救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
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暮質忽寬而驟猛欤
意者亦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欤願因論漢而極言
其所以然

關中戰守古今不同与夫用兵之難易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天子兵固王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
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勢秦尽有今關中之地不加廣也而
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无中原之助
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為一獨以關中之地而備
羌戎三方无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為助備焉自固之不暇以
百倍之勢而无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為兵者成其地則
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
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移
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
論也昔者衛為狄所滅齊威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
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以為資之四夷
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与衛為仇讎其勢必不以馬与衛
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耶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
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取人用人之法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
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
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
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无損乎今幸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
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
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
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
而免於此夫豈无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賞功罰罪之疑

問古之為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為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
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因賢人是也古之為刑罰所以待有罪也
以為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偽而堅言
偽而辯孝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
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為賞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為罰之之狀而
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其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其惡
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眩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
將何以處此欤 方今法令明其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
以出入者又况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欤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引經斷獄

問古者禮刑相為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
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
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其本矣而况禮與春秋儒者 論乎
夫欲追世俗而忘反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為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
以折衷於斯二者

漢唐不變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舊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為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
而不害為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
改易又况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為善人為邦百
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
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
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
之議爭以為不便嗟乎此恃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
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為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為齊民盡覈天下
之情吏以為考課盡率天下之游手以為農桑其為拂世厲俗非特如
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
變歟抑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卸歟无乃
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詳其說
勤而或治或亂斷而或興或衰信而或安或危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

小者不能
辨

大者安敢

三者治亂
安危相反
之故

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思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具漢言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賢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思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符堅之南伐宋人之北伐其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思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倉暴其成功而為之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无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符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率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隋文帝戶口之蕃倉廩府庫之盛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宋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

而受之自漢以來戶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若隋其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无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况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无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亡敗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 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与焉非徒无益於富且以多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追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漢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 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為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

國不戶口
高隋而儲
天四不及

又以德行道藝云實與于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无所自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知人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將人吏之不才而虎圍畜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朝不及其臣文帝不及賈生自以為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為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為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為賢歟將自謂不如為賢歟漢文之所以為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宰相不當以選舉為嫌

周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割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而農民未安商賈不行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獲者也其意言之无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東來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十八

書

上神宗皇帝 几三郵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言万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灯事自知瀆犯 天威罪在不赦庶蒙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 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灯之事尋已停罷乃知 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死而僅有顧此買灯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 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不知 陛下可与為堯舜可与為湯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彊兵而伏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尽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灯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与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

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恃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疆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散則爲仇離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无根則槁灯無膏則滅魚无水則死農夫无田則飢商賈无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喪志詎敢肆其冒臆輕人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唯商鞅变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定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

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慮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 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无賢不肖皆言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无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年少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 朝廷遂以爲謗謂 陛下以力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無算巖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於人言夫公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无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謀其
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
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餘輩求
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
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
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與害不除
則勿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无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執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
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執議不免使宰相此
司之設无乃冗長而无名智者所圖貴於无迹漢之文景紀无可書之
事唐之房杜傳无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賢者与房
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
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万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
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与漕

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
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
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
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
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
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
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
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相帝遣公使皆
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
景當時善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
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
情態即異暮宿宿州懸感福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
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
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揚揚皇用環拂相如皆以為不便

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自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畏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乎若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疑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責多入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與爭事少而責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養人之歌曰澗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澗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糞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廢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甚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產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

所墾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只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深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也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水業苟欲與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其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破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是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

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
大甚府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慮及此
必不肯為具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
犯大率勳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
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
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
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
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
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
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
之君輔之以聚斂之巨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
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
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
宰相之子不充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
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

西漢之弊

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二百之
雇其直二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
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
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立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
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
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
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
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
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根
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
西糧草不許折兌 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
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
初揀刺義勇當時 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者在簡書有如盟約于
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引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
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

青苗之擾

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三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上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食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李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洪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孝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

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疴贏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疴贏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閉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濟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帥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无餘徒

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在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卒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功未享其利澆風以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情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疪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畜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開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開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治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

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跡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趣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下常謂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若更險阻計折毫釐其間一事擊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開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休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

益多惟 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日近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
 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
 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
 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躰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
 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 陛下以
 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
 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
 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
 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 國家租賦籍
 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 祖宗所以深計而
 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其聖人
 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
 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
 問尊卑言及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 仁宗之
 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直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

萬一似之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
 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
 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
 者與議學校育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
 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 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
 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
 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其述所以然之狀
 陛下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 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 陛下
 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
 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 陛下雖
 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
 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 陛下聽其言懷不
 能已卒進其說惟 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
 至臣誠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十九

奏議

書

論時政 此篇論青首助役均輸抑配之法非便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与治同道罔不興与乱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忝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李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潘鎮侍從雜

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結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哉自非其利志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前洗如吳帥孟乞免提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不過使監司躡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紕而始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之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發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日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卒而兼犯之青田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民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成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早孺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筆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死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有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

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當以緩取

臣素无文字術老不讀書每欲披場遇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无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以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殿西云云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自是西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餘

主意

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无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卒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也滅國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彊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酋公主塞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為母族所慕以意度之其世宗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說其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善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號百萬

從蓋主意

鬼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實不出
出城必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天下吾不愛一民
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壞其地掠其人者皆
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三師
之未出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討
秩基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觀築
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內保境不煩城守餽
運豈非万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
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庸先以為功為陛下計惟
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谷至意皆定功德但能措泰
山之兵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
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復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
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
以不言為德老子補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
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漬為社稷自愛人臣

愛君未有知洎之深切者也臣切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
舊臣雖言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
哀憫其愚而怜其意不勝幸甚

代滕甫辨謗乞郡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病則呼父窮窘則號天
蓋情發於中言无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
止於疾病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
伏望 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
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
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 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恣愚積成仇怨
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
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切代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臣言而誅楊
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
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 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

陛下皇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樂市虎成於三人投行起於屢至當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崔浩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奇悲矣凡今游官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與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言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恩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授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擊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詎鄉鄰之父老區又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 皇帝聽政之初不可輕有改變

古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關宮迎接人衆為祥降旨拒臣不令上殿計何

不^{何有}
先^處

義也。君倘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關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
關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
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非見
於此矣。臣備位讀講，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
九而行，況踈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
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遺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
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
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
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策，今來不敢
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
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
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寔。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
小事譬之大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
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其者勝負之形雖國

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
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
百用蠱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
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
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
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
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
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
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
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
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
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
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
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
不測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

此語取望 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學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
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
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議學校貢舉 知人之法在於責實

准 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
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
實之政則胥史卑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
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无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
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
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亦法制
隨之譬如江河之徒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彊其所不欲而
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
由學且天下固皆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
空名僅存今 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
今之礼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

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商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惠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故而望有益
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
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
此 陛下視 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為精言語文章與今孰
為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孰為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為辯較此四者而
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
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與言望而罷封彌或欲
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太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
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
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
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虛
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
結行之弊一至於此自乎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
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 無用然自 祖宗以來莫

之及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善曰數矣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之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一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鼠易首尾以取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又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各取人厭伏眾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

學
學
學

軍分有同降配迂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死矣內則不敢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新青由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躄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悵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為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文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桢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而士失望禍此之源有六於此者今未見也一日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板湯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為樂併告陛下近者放海軍人李興告虎翼軍率錢行路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裏樂

士
士
士

設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裏樂

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責言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
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
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
陛下官更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
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從義修德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
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
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
日以望惟新之化馮紆之徒更相告語曰賈生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
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可則
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
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
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
寬恩俯伏引頌以待誅殛

代張方平諫用兵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

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
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非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
故其勝也則變遷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遷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
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兵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
道路者七十万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隕飢寒逼迫其後必有
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
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
冥謫尤重蓋以平民无故金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
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
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
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
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土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永文景
富溢之餘首排匈奴兵連不解使後尋及於諸國歲又調發所向
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龍旗出長與天等其春庚太子生自
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平邊事起京師流血疆尸數萬太子父

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与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殺身之恨已无及矣○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万里然而民怨日起亡不旋踵○太宗神武无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共谷運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盖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戍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與當不至此不幸每幸輒勝故使困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連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原豳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勅以万計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无怨言固无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

見之士
以敗為耻

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財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盱眙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橫山然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我賊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怨於實禍勉疆砥礪奮於功高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瘞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見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

觀夜之後
賊寇起

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
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
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
而聞也璧玉猶屠殺牛羊剝肉魚鼈以為膳羞食者其美死者甚苦
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死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
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平精疆府
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
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
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
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所在盜
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
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
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日間之凡舉
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
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
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
則莫若近取之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无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
幽遠末季支離譬言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執贄之論開卷了
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
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執贄言必能發聖性
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國

書畫印